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標商册註

〇三〇(七五—六一) 圖書目錄：〇三〇〇六五(七五)
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

編輯者：本公司編譯部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電話/三九五二五〇八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電話/五八一二七四一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一樓·電話/三五一四二二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三一六八二九

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二三〇一三七六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五二一〇四一六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精)一八〇元(平)一四〇元

郵政劃撥：帳戶〇〇一八〇六一——五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王陽明先生畫像

目 錄

傳習錄序	一
傳習錄上	三
門人徐愛錄	三
門人陸澄錄	一六
門人薛侃錄	四三
傳習錄中	六三
南大吉錄	
答顧東橋書	六四
啟問道通書	八〇
答陸原靜書	八五
答歐陽崇一	九六

答羅整菴少宰書……………一〇〇

答聶文蔚……………一〇四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二

教約……………一三

傳習錄下……………一五

門人陳九川錄……………一五

門人黃直錄……………二四

門人黃修易錄……………三〇

門人錢德洪錄……………三五

門人黃以方錄……………六一

補遺……………七五

大學問……………八七

教條示龍場諸生……………九三

立志……………九三

勸學……………九三

改過	一九四
責善	一九四
五經億說十三條（戊辰）	一九七
山東鄉試錄序	二〇七
四書	二〇八
易	二一一
書	二一二
詩	二一四
春秋	二一六
禮記	二一八
論	二二〇
表	二二二
策五道	二二三
山東鄉試錄後序	二三七
明史王守仁列傳	二三九

王陽明先生年譜摘要 一四九

年譜一（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一四九

年譜二（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一五四

年譜三（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一五五

年譜附錄一（自嘉靖庚寅建精舍至天眞山隆慶丁卯復伯爵） 一五七

年譜附錄二（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一六三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一六三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一六五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 畿 一六六

又 後學胡 松 一六八

又 後學王宗沐 一六九

論年譜書 鄉守益 一七一

論年譜書（凡十首） 羅洪先 一七一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一七七

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黃宗羲 一八七

傳習錄序

門人 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

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馨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門人 徐愛錄

一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

『親民』，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二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三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閒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四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交可謂之至善矣。」

愛於是日又有省。

五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还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

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就是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叫什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什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己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旣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閒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六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

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殫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殫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殫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

通夭壽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七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八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